

開放文學 – 社會奇情 – 紅樓夢補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禮懺為超生 登高閣賞梅重結社

話說黛玉等邀了探春，來到櫳翠庵見了惜春，都說：「四妹妹挪到這裡，為什麼不言語一聲兒？」惜春道：「我住蓼風軒，便是我的櫳翠庵；櫳翠庵猶然蓼風軒。我還是我，叫你們知道怎麼呢？難道也要像送妙師父這樣送我進院嗎？」一面讓坐，見送上茶來的是人畫，與眾人都磕了頭。湘雲道：「前兒他的娘進來求珍大嫂子，珍大嫂子說不來碰你這個釘子，還是林姊姊看得准，說你一定留他的。」惜春冷笑一聲道：「不是說我這位嫂子，他眼睛裡瞧得什麼皂白出來！我先前說的，一個人總要看他最初這一步，『最初』這兩字，原不可看死了。人能繩愆改過，回頭轉來，便是最初。我頭裡不留人畫，也不專為人畫起見。他這樣苦苦哀求，總不理他，豈不知，我的心早已決絕。今忽然又要進來，自然有幾分拿把，料得他這個身子可以跟我住牢在櫳翠庵的了。先前應該攆他，如今便該留他。」惜春這一番話，聽得眾人都默默無語。當下又敘了一會閒話，大家起身。惜春留岫煙在庵下棋，送了眾人。

黛玉等出了庵門，順路賞玩梅花，見天上彤雲漸布，迅飛的從西北上推過東南，微露淡淡陽光。寶釵道：「這天氣有些意思，雲大妹妹的東道怕要輸。」湘雲道：「打伙兒賞雪玩兒，我願意輸這東道。」一路講話，不多時行到荇葉渚前，離蘅蕪苑不遠，寶釵拉了眾人到他屋子裡去坐坐。

才進屋門，不料寶玉一個人靜坐在內。寶釵笑道：「這也難得的事，二爺又做起靜攝的功夫來了。」原來寶玉於歡樂場中，忽又動起一段感舊的心事，想釵、黛重圓，襲、晴復聚，又添了鶻、鶯兩個，四兒、五兒，藕、蕊等輩皆歸園內，再推己及人，小紅、齡官、萬兒亦皆得遂其願，獨苦了死過這幾個人。便把心事告訴了眾人，想要延請羽士超度，以慰香魂。黛玉問道：「要超度的是那幾個呢？」寶玉道：「第一個是尤家三姐，他因柳二哥退了親，懷貞抱璞，霎時玉碎珠沉，委實的可憐可敬。第二個就是金釧姐姐，為了太太幾句話攆他出去，就憤激投井死了，豈不可惜！」

黛玉道：「正是問你一句話，我記得金釧投井是在夏天。那一天鳳姊姊生日，你到園子裡去搗鬼什麼？」寶玉道：「我也不必瞞你們，金釧姐姐就和鳳姐姐一天生日的。不是頭裡派分子給鳳姊姊做生日，我也為這個遠遠的跑到北門外水仙庵裡拈了香，回來遲了，老太太還教訓我的。」黛玉道：「這虧你好記性。」寶玉道：「我也忘了，因你們提了鳳姊姊的生日才想起來呢。如今你們大家給我想想，該超度的還有什麼人？」

探春道：「還有一個，二哥哥忘了，尤家二姐不也是吞金死的嗎？」寶玉道：「他是已歸殮二哥的人，不用我去多事。」探春道：「這倒沒處想了。若病死的也算數，太太屋裡還死過一個可人。」寶玉道：「病死的雖不比死於非命，但春花易老，秋月難圓，亦是人間缺陷，也該超度的。」寶釵接口道：「眼前一個人也該超度，為什麼你忘了？」寶玉想了半晌，道：「我一時想不起，姊姊和我說了罷。」寶釵笑道：「就是薛寶釵。」眾人聽了，怔了一怔。黛玉會意過來，便和寶釵取笑道：「這一個人倒難超度呢！若論要懺悔，薛寶釵便該懺悔你；要懺悔你，又不該懺悔薛寶釵。」說得眾人都笑起來。一時笑聲未止，見四兒上來道：「園門上的老婆子來回，請二爺出去會客。」寶玉知是要見的人，連忙換了衣服出去。見是兩村，坐下講了幾句話，兩村走了。寶玉徑至賈母處，適王夫人亦在裡邊。寶玉滿臉笑容向賈母道：「剛才兩村本家來，提鴛鴦姊姊親事，也是孫子的同年，又是世交，不知老太太可許不許？」賈母道：「鴛鴦已認在你太太跟前，便該你太太作主，不知這個人年紀多少，怎生個樣兒？」寶玉道：「包管老祖宗歡喜。說起這個人來，和我差不多。」王夫人笑了一笑道：「不害臊的，因是老太太歡喜了你，你就算是好的。倘然像你這樣淘氣，也是好的嗎？」賈母也笑道：「果然像得寶玉來也就罷了，別他在這裡胡說。」寶玉道：「老祖宗總不放心，說起這個人，老祖宗同太太都見過的，就是甄家寶玉。」賈母聽了十分樂意。王夫人笑道：「璉兒媳婦回來，就說起甄老太太要和這裡結一門子親，到底被他們想了一個去。」正說著，見鴛鴦來了，大家一笑把話掩住，賈母自與王夫人另講別的。

寶玉心上又有事盤算，便出去叫小廝吩咐備馬，往天齊廟去。掃紅一面去叫馬夫，焙茗問：「二爺這會兒到天齊廟去幹什麼？」寶玉和他說明緣故，焙茗道：「二爺要做法事，清虛觀路又近，張道士到底教討什麼真人的。」寶玉道：「張道士討人厭，不如找王道士去。」說著，馬已伺候。寶玉帶了焙茗、掃紅，出門加鞭，徑往天齊廟來。

王道士見了，忙請安送茶，向寶玉、焙茗道：「二爺好久不到這裡來逛逛了，記得還是同老媽媽來還願這一會來過了再沒來呢。」寶玉道：「王師父，如今的膏丹丸散越發行的遠了呢？」王道士笑道：「托二爺的福，頭裡說的療妒湯，二爺回去傳給人家，可靈驗不靈驗？」寶玉道：「別講這些話了，我今兒來和你商量正經事，要請幾位法師，在廟裡拜幾天懺。」王道士問道：「二爺是薦祖，還是外薦？」寶玉搖頭道：「都不是。因幾個未出嫁的女孩子橫死夭亡，要懺悔他們的意思。」

王道士道：「這是要禮拜超生，宥罪懺悔，請羽士二十七位上表祭煉，法師在外。明兒做過太平火司醮會，就起懺，七晝夜圓滿。」焙茗在旁道：「二爺不到清虛觀，至至誠誠求找王師父，請的客師都要有講究呢。」王道士道：「瞧不出，我王道士來往的師兄師弟都有些本領，所以西門外一帶屯裡住的人，到廟裡來求驅邪鎮宅符咒的，比王一帖名聲還遠。」寶玉答道：「這麼講起來，那劉姥姥家鄰居出了怪，請你去鎮治，可記得這件事嗎？」王道士想了一想道：「二爺說的劉姥姥，年紀有七八十歲，在屯裡住這一個劉姥姥嗎？」寶玉點頭道：「正是他。」王道士道：「他是老主顧，時常擔柴到廟裡來賣的，鬚鬚是雪白的了，好精神。」寶玉聽了這話，知他又是胡謔了，便忍住了笑問道：「為什麼鎮治那一家偏不靈呢？」王道士道：「二爺不知，這裡頭有個緣故。先前那一個莊子上請我去拿妖，拿住了一個螃蟹精，把他裝在罈子裡，封皮封了口。我捧著罈子走到魚池邊，只聽裡邊開口問我幾時放他，我隨口應說，再到這裡放你。說著把罈子擲在池裡。誰料劉姥姥又請我去拿妖，偏偏這一家住的離池子不遠，我一到池邊，只見興風作浪，水面上拱起曬扁大一個背脊來。我喊聲『不好了』，撥轉屁股狠命的跑，才跑脫了。」寶玉道：「你不該跑呀。」王道士道：「怕妖怪趕上來吃了我呢。」寶玉道：「王師父，你是有法力人家才請你拿妖，你還怕妖怪嗎？」王道士道：「不瞞二爺說的，大凡道士總姓不得王。姓了王，拿起妖來便有些咬手。」寶玉問：「這是什麼緣故？」王道士道：「二爺不見戲裡唱的王道斬妖，鬧得他有法也沒法了。」說的寶玉同焙茗、掃紅都笑的腰也彎了。

王道士道：「別講笑話了，正經請二爺把亡人的姓名、年歲開明，或死於刀，或死於繩，或是投河落井，留個底子好填疏頭。」於是寶玉逐一向王道士說明。焙茗拉了寶玉到一旁，告訴道：「還有兩個人，怕二爺忘了。」寶玉問：「還有那兩個？」焙茗道：「不是多姑娘勾搭上了璉二爺，被璉二奶奶知道，多姑娘吃不住，一索子吊死的？」寶玉罵道：「放屁，這種混帳東西，也講起他來。」

焙茗啞著嘴就不言語了。」寶玉問：「還有誰呢？」焙茗道：「那一個也不說了，省碰二爺釘子。」寶玉再三根問，焙茗才又道：「這一個就是二姑娘屋裡的司棋姐姐。」寶玉忙問道：「司棋出去怎麼樣死的？我還不知呢。」焙茗道：「就為他表兄潘又安逃走了又回來，司棋情願嫁姓潘的，他娘不依，司棋烈性，撞破了腦袋。死的比投河奔井慘多著呢。」寶玉聽了，蹬足歎道：「怎麼有這樣狠心的娘，連自己女孩兒也不疼的！」又暗暗想道，林妹妹不叫我改太虛宮的對聯，果然風月債難酬，可不該這樣點醒人家嗎？那時候，我睜眼瞧著他出去，沒法兒保全他，倒是我的罪孽了。呆呆的出神了一會，復又想出智能兒，雖已出了家，也是「薄命司」裡的女孩兒，還該添上。於是因智能想到秦鍾，脈脈關情，黯黯回首，便去告訴王道士，疏紙上添了。

焙茗上來催寶玉道：「二爺快回罷，瞧這天就要下雪了。」寶玉起身，王道士送出廟門道：「二爺公事忙，不必天天到這裡，打發一位管家來也使得。」寶玉上了馬，與焙茗、掃紅趕回，當下就在怡紅院襲人屋裡歇了。

次日，天才明，寶玉醒來聽見老婆子們已在院子裡掃雪，說道：「今年第一場雪下了那麼大，足有一尺厚呢。」寶玉便叫起小

丫頭子問：「這會兒還下不下？」小丫頭連忙出去掀簾子瞧，道：「已出了太陽了。」寶玉起身穿衣，襲人也著忙起來，伺候漱盥已畢，寶玉隨便吃了些點心，先到蘅蕪苑一轉，見這些老婆子們各自帶了笤帚，照分管的地界，將積雪掃開，已顯出一條路來。便吩咐他們：「走蘅蕪苑這條路也要掃淨，老太太去賞梅花呢。」說著，一路觀看，正喜雪霽天晴，透起一輪旭日，照耀得瓊樓琪樹分外光明。

從蘅蕪苑來到瀟湘館，黛玉尚未起身，便到麝月屋裡，見麝月正對著鏡子梳頭。寶玉放輕腳步走到背後站著，鏡子裡已照出兩個人臉兒。麝月只管梳他頭，並不回過臉來。寶玉便走到他面前向桌上拿起篋篋道：「多時不與你篋頭了。」麝月便伸手過去把篋篋奪下，道：「如今可再不敢勞動二爺了。」寶玉道：「為什麼如今不要我篋頭了？」麝月帶笑不笑的說道：「二爺愛弄這些，新的舊的要篋頭的人還不少。」寶玉道：「你才在鏡子裡瞧見了我，為什麼不理我？」麝月道：「我沒瞧見。」寶玉笑道：「鏡子裡明明有我，怎麼你瞧不見？」麝月道：「我這面鏡子是黑的了，鏡子裡的二爺我就瞧不見。」寶玉道：「黑了為什麼不拿去明一明？」麝月道：「不是鏡子黑，是我這個人黑了，對照過去，連鏡子都昏暗了。」寶玉聽說麝月的話來，便道：「你別性急，少不得園子裡頭的鏡子還要叫他明出幾面來就是了。今兒請老太太到半仙閣去賞梅，你也跟著奶奶去鬧熱一天。」

說著，轉身便走出了瀟湘館，來到賈母處請安，道：「老祖宗高興年年做『消寒會』的，前兒史大妹妹這幾個人，等天下了雪請老祖宗到園子裡去賞雪看梅，湊巧夜兒下了這場大雪。」

我請老祖宗去賞了雪回來再做『消寒會』，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賈母歡喜道：「有雪有梅，就在園子裡做『消寒會』，再沒那麼映時景的了，何必定要在這裡呢！見過你太太沒有？」

「寶玉道：「先請了老祖宗，再到太太那裡去呢。」賈母道：「你去對太太說，就打發人去請了姨太太，珍大嫂子那邊也去說一聲，今年大大的做個『消寒會』。」

寶玉得了賈母的話，越發興頭，忙去告訴了王夫人，仍回怡紅院來。襲人見了寶玉，道：「如今遵瀟湘館奶奶吩咐，春衣冬衣雖然該晴雯、紫鵝他們經管，但是你在這裡出去的，他們那裡知道，天才下了雪，衣服也該添換，怎麼一閃眼就跑了出去！」正說著，晴雯也來道：「我早上醒來，聽說下了雪，知道二爺是起得早的，趕忙穿好衣服出來，誰知他已跑得沒影兒了。今兒愛穿什麼衣服早言語一聲兒，讓人家去翻騰出來。」

「襲人笑道：「有一件衣服他兩三年不肯穿了，如今有了俄羅斯國匠人，可該拿出來穿穿。」晴雯聽了，知道說的是孔雀裘，並會意寶玉所以不肯穿的緣故，便要去開箱找尋，道：「一個紫鵝是生手，我雖然經由過的，也隔了兩三年，一時摸不著頭路。」寶玉忙拉住晴雯道：「在自己家裡換什麼衣服？就是出門會客，你們手頭找出什麼衣服，我便穿什麼，也值得費那麼些力氣？」晴雯道：「你自然不講究這些，太太同奶奶們看見了，難免說我們不經心，底下須得同紫鵝費兩天工夫，把箱子統翻疊過一遍，才有頭緒呢。」襲人道：「我還有些記得，同你們找罷。」於是襲人便進去指點，開那一隻箱。寶玉也跟著，見開了一隻箱子沒有孔雀裘，上面疊著一套烏雲豹，寶玉道：

「就穿這好。」晴雯取了出來與寶玉換上，聽自鳴鐘點子已交巳正初，忙傳寶玉的飯菜，伺候用畢，然後各人都吃了飯。

寶玉催他們快走，自己先到賈母處，見王夫人、鳳姐、寶琴、玉釧已在屋裡，不多時便有尤氏帶了佩鳳、文花，並邢夫人、薛姨媽、香菱陸續到來。賈母早命王夫人打發人到園子裡止住他們，說：「地上掃不盡的雪凝凍滑擦，不必到這裡來回的跑。」所以園子裡的人在半仙閣等。

這裡鳳姐同鴛鴦兩邊兩個人扶了賈母，一群人簇擁著步出園門，早備暖轎在門首伺候。賈母坐了，一徑抬至半仙閣下轎。

李紈、寶釵、湘雲這班姊妹早迎了出來，一同進內。賈母先在閣子底下瞧了一瞧，然後慢慢步上扶梯，見屋子里居中炕榻上安設一位獨坐墊，賈母便叫添一副坐墊靠枕。薛姨媽坐了客位，細細瞧閣子窮工極巧，彩飾煥然，便道：「我記得，這一座門子裡向來沒有上來過呢。」鳳姐在旁笑道：「這是寶兄弟的孝心，因要請老祖宗來看梅賞雪，嫌這裡沒個坐落地方，夏天才動工起造的。」賈母歡喜道：「就是太富麗了些，想起來這窗子也必得用玻璃鑲嵌才有趣。若別的窗子裝在上頭，望到外面去就瞧不見，推開了窗未免風冷，這定是寶玉的盤算了。」

「薛姨媽陪笑道：「難得哥兒的孝心，想出這樣佈置，也虧他們一時就找出那麼大的玻璃來。」賈母道：「咱們何不把炕榻抬過去，靠近窗子些瞧的才清楚。」

一句話，早有七八個家人媳婦過來，動手把炕榻移近窗前，賈母與薛姨媽照舊坐下。薛姨媽道：「這麼著，果然滿園子的雪景都瞧見了。那一帶的紅梅開在雪裡，覺時分外紅的有趣。」

「賈母道：「咱們上了幾歲年紀，老眼模糊，下雪後賞梅也這配看這些紅的，再別聽他們說梅花是白的雅靜，對著白茫茫一片，只好聞些香，那裡還瞧出花來呢？」薛姨媽道：「不要說老太太享了那麼大的壽年，我還趕不上老太太一半年數，這一帶梅花變了白的，怎麼認得清這是梅那是雪呢？」

賈母正和薛姨媽閒話，鳳姐過來回道：「今兒老祖宗愛瞧戲，還是聽清音，就去傳他們來。」賈母向薛姨媽道：「咱們瞧幾齣戲熱鬧些，連清音班也傳了來，可憐他們天天拘束在那裡，叫都來瞧瞧這新閣子，散蕩一天。」鳳姐忙叫人去傳，一時兩班女孩子都到，賈母、薛姨媽隨意點了兩齣戲。因天冷，恐賈母不耐煩熬夜，早就擺開筵席。坐的是薛姨媽、賈母、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史湘雲、薛寶琴、李紋、李綺、迎春、探春、惜春、鴛鴦、玉釧、黛玉、寶釵、寶玉，紗子外四席是香菱、佩鳳、文花、平兒、晴雯、紫鵝、襲人、鶯兒、彩雲、翠縷、麝月、秋紋、侍書、素雲、雪雁、同貴、文杏、入畫這一班人。琥珀、玻璃、翡翠輪替出來伺候賈母，晴雯、紫鵝又拉了各位姑娘帶來的丫環隨便入座，坐的地方一色玻璃窗子。

賈母最喜歡熱鬧的，滿閣子裡一瞧，道：「我記得上年沒做『消寒會』，今年做的比往年有興，也算補了上年的虧缺。」說著，向紗子裡面一瞧，道：「那黑鴉鴉坐的半屋子都是些什麼人？」鳳姐陪笑道：「那都是跟姑娘們的丫頭，同咱們自己家裡的。林妹妹叫都來伺候老太太，賞他們也樂一天。」賈母道：「原該是這麼樣，我記得當年，先你爺爺晚上叫寶玉的老子唸書，講的什麼《孟子》上的『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

眾人從沒聽見賈母講過四書，猶如聽賈政講笑話一般。又聽賈母把四個樂字都作圈聲念了，先是湘雲怕要笑出來，拿手帕子握了嘴勉強忍住，便尋話向黛玉道：「大嫂子擺酒這天，你們換出新樣兒來孝敬老祖宗。今兒可能再想出什麼法兒來，算你們好的。」寶玉道：「文花姑娘唱的好小曲，佩鳳姑娘會吹簫，不是珍大嫂子叫他唱，怕未必肯。」鳳姐聽道：「我去說去。」便站起身來到那邊席上，向尤氏附耳說了兩句話。尤氏便叫文花過來，要他唱曲。文花笑著搖頭，鳳姐笑道：「我看珍大嫂子瞎碰了這個釘子怎麼下台？」寶玉道：「文姑娘唱了曲，我串一齣戲文給你們瞧。」說著，便叫清音裡的孩子取了一枝簫來交給佩鳳。

鳳姐兩隻手拉了他們兩個，到賈母炕榻旁邊道：「珍大嫂子叫文花姑娘唱小曲孝敬老祖宗來了。」賈母笑道：「我就愛聽這個。」便叫他們在小杌子上坐了，戲文暫且煞了台，文花再不能推辭，只得唱了一支。剛才戲文正唱《神亭嶺》孫策大戰太史慈，大鑼大鼓煞了場，忽聽鶯聲婉轉，一縷清音長如散絲，和以簫韻悠揚，覺分外悅耳怡神。聽的賈母樂了，又叫接唱兩支。鳳姐道：「老祖宗，聽文花姑娘唱的曲兒，比劉姥姥的高底兒響可噹怎麼樣？」一句話引的賈母也笑起來。

賈母又問了他們幾句話，文花、佩鳳然後退下。文花眼睜寶玉微笑，道：「你的戲不唱，我可不依你的。」湘雲便要寶玉與晴雯同唱《小宴》。晴雯發急道：「史大姑娘，你別鬧我了，老太太、太太都在這裡，算什麼呢！我本來是病西施，如今一唱戲，倒真成了醉楊妃了。」湘雲道：「原是為老太太在這裡，變法兒要他樂一樂，包管太太再不說你什麼就是了。」於是平兒、紫鵝這班人你拉我扯，擁晴雯到戲房裡紮扮起來。

寶玉扮了唐明皇，一出場剛唱了「天淡雲閒」四個字，晴雯臉上臊，走不出來，重又回了進去，害得滿座的人都交頭接耳笑個不止。那時蕊官要接唱《埋玉》，已扮就身子，便上場替了晴雯。賈母叫琥珀取眼鏡帶上，釘著眼把扮唐明皇的瞧個仔細，道：「這不像是寶玉嗎？」王夫人道：「可不是這混帳東西嗎。」鳳姐忙陪笑道：「寶兄弟就為老祖宗瞧這班子裡幾個孩子都爛熟的了，想法兒自己上場，這才真是斑衣舞彩呢。」賈母笑道：「他多早晚兒學會了這個？在自家家裡玩兒也沒有什麼使不得，便是他鳳姊姊說的，也算這孩子的孝心。太太你別說他淘氣。」王夫人只得陪笑應了一聲「是」。薛姨媽也笑道：「托老太太的福，帶挈咱們瞧瞧哥兒的戲還不好嗎？」

一時《小宴》進場，寶玉卸了妝，藕官自同蕊官接唱《埋玉》。寶釵道：「我最不愛瞧這種戲。唐玄宗平日養癰為患，倉卒避兵西蜀，不能保全一妃子。『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該有李義山的詩句譏諷他。什麼戲串不得，要唱這樣頹喪的戲。」湘雲道：「寶姊姊，你自己不會唱，二哥哥白唱給你瞧了，偏有這些講究。」寶釵道：「我原不會唱戲，我會唱是要唱《琵琶》、《荊釵》裡節義可風的戲文。」湘雲道：「詞曲一道，流品本低，戲場上的忠臣孝子，不過是優孟衣冠。所以詩集中寧存溫李淫靡之詞，不選青史流芳之戲曲。」

至於陶情取樂，無可無不可，難道定要唱錢玉蓮投江，趙五娘吃糠嗎？」寶釵道：「你們聽雲丫頭的話，不知說到那裡去了，真可謂強項矣。」

探春道：「咱們別再講戲了，就聽史大妹妹的話，玩品實是高的。他同二哥哥兩個鬧了半年的詩社還沒鬧成，如今年也近了，趁這新閣子落成，人也齊全，咱們到這裡來起一社好過年。明兒的東就算了史大妹妹的。」寶玉聽了歡喜道：「虧是三妹妹提醒，鬧了幾個月戲，竟把這件事忘了。咱們何不就定了明兒？遲了一兩天，怕滿園子裡雪被太陽收拾了去，減了梅花的精神，就掃了咱們的詩興了。先算算有幾個人。」寶釵道：「先前詩社裡頭的人都在這裡，沒短一個。」黛玉道：「還添了琴妹妹、紋妹妹、綺妹妹、香菱四個人。」探春道：「可巧二姊姊昨兒回來了，還要拉大嫂子在那裡。」李紈道：「賀林妹妹新婚詩，我胡謔了幾句。你們起詩社，別拉扯我。」寶釵道：「大嫂子不高興，這裡人也夠了。」當下約定。席上傳杯弄盞，極盡歡娛。不多時，閣子內外已點上燈。

賈母高興了一天，未免有些倦怠，向薛姨媽道：「這會兒瞧到外邊去，恁什麼白的紅的都不見了。」一面叫鳳兒再讓姨媽幾杯酒，薛姨媽道：「今兒陪老太太已吃的不少，咱們也該散了，請老太太去歇歇罷。」當下鳳姐忙催端飯，各席上點景用了些。丫頭、老婆子們爭先掌燈，先有許多上前扶賈母下了梯子，出了半仙閣，各自散去。

寶玉跟黛玉回了瀟湘館，黛玉道：「今兒寶姊姊和史大妹妹兩個人的話，史大妹妹果然是詼諧遊戲之談，寶姊姊亦非守矩循規之論。你雖然在家裡逢場取樂，傳揚出去，到底有礙官箴，非金玉堂人所宜蹈此。」寶玉道：「那怕什麼？我同年裡頭就有好幾個會串戲的。柳湘蓮二哥最愛串戲，他還做了神仙呢。既是妹妹這樣說，我不玩這個就是了。」說著，便涎臉兒過來與黛玉代除簪珥，道：「我不串戲聽了妹妹，這會兒妹妹也要聽了我一句話。」黛玉道：「有正經話儘管請講。」寶玉笑道：「就是前兒看見元史上講的，我也和妹妹參一參秘密大師樂禪定。」黛玉喬嗔帶笑，把寶玉推開道：「你今夜才到這裡來歇，又要參什麼禪？我也多吃了幾杯酒了，快替我安安頓頓睡覺罷。再來鬧我，要攆你出去了。」話未完，聽得自鳴鐘上已打了四下。寶玉道：「果然時候不早了，明兒還要起早呢。」當夜無話，就寢。

次日清晨起來，王道士已經打發人來通知起齋，趕忙到天齊廟拈了香，瞧了供的疏紙是尤三姐、金釧、司棋、可人、智能，另立一疏超度秦鍾，果有二十七員羽士在後殿上志心朝禮。

寶玉並不久坐，留壽兒、雙瑞兩個小廝在廟裡照應，自己帶了焙茗、掃紅回府，徑進園子裡，先到瀟湘館，見詩社裡人都已齊集。

黛玉先叫人去和柳家的說了，今兒的東是史大姑娘的，照昨兒的菜一樣備三席，暗裡又替湘雲給了錢。當下雪雁忙催傳二爺的飯，才一疊連聲應了出去。寶玉見裡間屋子裡秋紋同五兒兩個還未吃完，便坐下把他們剩飯殘菜胡亂吃了些，眾人見了都發笑。湘雲道：「二哥哥今兒真忙的連吃飯工夫都沒有了。」

說著，一群人同寶玉來至半仙閣。黛玉道：「昨兒因老太太步履不便，都坐落在第二層閣子裡。今兒可要更上一層，我已吩咐他們把火盆鋪墊安排停當。」早有寶玉跑在前面，引眾人上了第三層閣子，見四面也是一色嵌鏡玻璃窗。臨窗遠眺園中山坳、水曲、樹木、橋亭，一覽無遺。

湘雲道：「這會兒瞧起來，越顯出蘆雪亭即景詩：『象伏千山凸，蛇盤一徑遙』這兩句描摹入神。」寶琴道：「雪裡紅梅，果然另有一種丰韻。『天賜胭脂一抹腮』，未足盡其妙處，怪不得老太太誇他比白的強。」探春道：「文花姑娘的豔曲亦可為紅梅生色。」湘雲道：「別盡閒話了，先擬了詩題，大家好謔兩句。你們不瞧對子上的，就便沒有詩魂，難道詩罷也不放一個？」說的眾人都笑起來。寶釵道：「我瞧他的對聯，不如用邢大妹妹這兩句：『綠萼添妝融寶炬，綺仙扶醉跨殘紅。』」黛玉道：「琴妹妹的『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越發超脫的，配這閣子上對句。」寶玉拍手道：「果然，我倒忘了他們這兩句了，明兒把我的除了，掛上他們的。」湘雲道：「這又何必毀你的呢？瞧這裡該用對子的地方還不少，再掛上兩聯就是了。這會兒且別講對，擬題要緊。」寶琴道：「今兒的詩題，本地風光，自然脫不了梅花。」寶釵道：「詠梅花的詩太多了，憑你怎樣翻新，總不免拾前人牙慧。」探春道：「咱們也像頭裡詠菊，如憶梅、訪梅、種梅，多擬幾個可不好？」黛玉搖頭道：「題先犯了抄襲的病，有何趣味？我倒想得些好詩題在這裡。」寶玉道：「妹妹既有好題，快講出來給咱們聽聽。」黛玉便提起筆來，接連寫了二十餘個，就是張功甫《論梅》二十六品。眾人看了都道：「好，這幾個題卻不見有什麼詩，說的仍是梅花，妙在轉了一個彎子，題目就新鮮有趣，該有好詩。」寶玉道：「別如先前，憑各人自己去揀，我有一個條陳在這裡。」說著，便寫了二十六個，疊攏盛在盤裡，叫各人去拈。

湘雲先去拈了三個，黛玉道：「再沒他猴急，我讓了你不算為奇。」說著也去拈了三個。香菱忙推寶琴道：「姑娘還不快去拈，停會兒盤子裡的鬮兒完了。」說著便動手去拈了六個，分給寶琴一半。隨後探、紋、綺、岫、迎每人拈了兩個。寶釵瞧盤子裡只剩了四個鬮子，還有寶玉未拈，只得去拈了兩個，剩的讓與寶玉。各人仍去賞玩梅花，暗暗把所拈的題搜尋佳句。

黛玉道：「今兒不必刻香為度，不許給燭就是了。」探春道：「刺繡才添一線的時候，這兩首詩也夠咱們玩兒了。」

那邊岫煙指著窗外道：「你們望到櫳翠庵裡，可不是都瞧見的。四妹妹不知在裡頭幹什麼？今兒請他也不來，早知他去住了這裡，起造閣子可不用告訴妙師父了。」寶玉道：「幸虧先去說一聲，不然前兒他這一走，倒疑心有別的意思了。」黛玉道：「你們盡仔說話，我的差不多完快了，等掌上燈收卷時就不接你們的卷子呢。」當下被黛玉提醒，各自索句揮毫，不多時眾人都已落稿。互相觀看，先念黛玉的詩，道：

輕煙

飄搖步（履木）九疑峰，煙細浮藍徑不封。

指點林霏非近市，分明仙豔好尋蹤。

為憐香斷籠紗淺，小障春寒著月濃。

領袖眾芳清韻遠，回看九點百花叢。

薄寒

雪蕊瓊英勒北枝，小寒春信故遲遲。

衝將有意還思放，清到無言更不知。

玉倩誰溫嫩未甚，花堪共笑冷猶持。  
詩情羞似何郎健，學把寒香沁入之。

林間吹笛

何處梅花一曲終，蕭然身已到山中。  
影隨聲寫尋常月，吹引香飄斷續風。  
人倚畫樓花笑俗，鶴歸雲徑雪初融。  
貞心試罷湘江竹，落寞林間萬籟空。

又念湘雲的詩，道：

細雨

徘徊月地共雲街，既趁新晴雨亦佳。  
銀線潤沾迎歲管，寶珠香溜辟寒釵。  
凝脂餘濕明如洗，倚竹無聲淨欲揩。  
定有詠花人過訪，春帆搖曳水雲涯。

疏籬

窈窕籬根露蘚斑，分明瓊樹影班班。  
枝高花自重重密，竹細籬仍處處閒。  
坐久香清節夜月，夢回林靜逗春山。  
歸輿圖畫梅邊照，冗處青鏤筆盡刪。

孤鶴

臞然素影共寒林，夢繞清香恰在陰。  
愛爾形單借古意，羨伊影冷獨知音。  
孤山巢閣雲中翅，明月揚州物外心。  
雞唱午前群眾眾，溪橋閒步自孤吟。

又念探春的詩，道：

曉日

曙報銅鉦掛古梅，慙慙送暖百花魁。  
橫斜素影金烏近，睡起新妝寶鏡開。  
同夢餘情隨曉逐，北枝半面破寒來。  
晴窗細玩華光淡，藥向孤山旭照回。

石枰下棋

豈是偷閒誚野狐，寒窗梅影不須辜。  
高情寧借文犀飾，冷韻何嫌三百枯。  
落子■■閒睡鶴，空林寂寂倦花奴。  
談餘細檢枰閒局，幾笑清音雪共輸。

又念寶琴的詩，道：

膝上橫琴

修來生已是同根，恰按梅花斷古痕。  
鶴步林間親玉指，鴻飛霞表伴冰魂。  
揮弦韻繞山中樹，顧曲人來竹外村。  
延佇停琴容膝處，雪消金鏡已黃昏。

鬆下

昔年盟訂歲寒交，訪竹還殷問鶴巢。  
蔭滿冰魂節日影，香隨塵尾透林梢。  
相逢袂向濤邊拂，欲贈釵留月夜拋。  
六旦五辰驚豔息，何如清節兩蓬茅。

佳月

雲淨香清憩小窗，湛然仙跡已心降。  
古來明月秋三五，鏡裡寒梅此一雙。  
姊自有情憐獨夜，卿寧無夢伴春缸。  
問誰一樣尋常看，睡起參橫又悵雙。

又念李綺的詩，道：

澹雲

妒羅妙鬢弄晴微，淡襯新妝月下妃。  
慢席林梢空藹藹，淺籠花影現霏霏。  
無心應惜仙衣濕，帶笑隨看玉葉霏。  
願祝慈雲宏瑞蔭，莫教清豔早春歸。

明窗

問君春信寄如何？靜對疏簾夢欲過。  
忽見一枝橫瘦影，恰教兩地泛金波。  
堂前樹玉輝相照，亭畔栽紅豔畢羅。  
此日廣平援筆處，寒窗對景凍頻呵。

又念香菱的詩，道：

蒼崖

山磴尋花路復南，鞭停彳亍近煙嵐。  
樹挨蒼廠春稠疊，苔染清境蔚藍。  
玉瘦凝峰排六六，枝疏瞰徑漏三三。  
此中孰占風情盡，笑對巉崖一靜參。

掃雪烹茶

梅英雪影共春妍，習習清風意欲仙。  
山徑客來童乍掃，瓦鐺鶴避茗初煎。  
低分虛白通幽處，細嚼寒香繼火前。  
錦帳高兒群羨美，笑餘花隱掬冰泉。

微雪

漫道凌寒屬素裙，銀花未許過紛紛。  
灑枝豈遜三分白，皴玉還開一片云。  
慣惹霜禽偷俊眼，笑疑青女弄清芬。  
金樽檀板心難醉，雪裡吟香樂我貧。

又念寶釵的詩，道：

銅瓶

更深許與伴疏檣，滿屋幽香一古瓶。  
埴起沙斑金作屋，枝攢雪影玉為屏。  
寒花不事官哥媚，清韻還宜我德馨。  
絕妙涵春君姓氏，簷前笑誦擷英名。

紙帳

巡簷料理聘紅妝，寶帳春愁刻玉光。  
減卻羅浮風露冷，催將官閣海苔裝。  
月明鑒徹惟知薄，樹密裁成夢亦香。  
自笑鴛鴦債未了，與君偕隱且聯牀。

又念李紋的詩，道：

竹邊

錦繡匝地湧檀欒，數點春光畫裡看。  
蔭滿橫斜聲簌簌，香浮菡萏影珊珊。  
幽居相對超塵俗，自倚無言忘歲寒。  
幸不折來傷古意，此君應與報平安。

清溪

浮光如許淨無塵，為有貞姿接水濱。  
四顧憑誰傳玉照，一泓差許結芳鄰。  
鏡中淡寫凝妝曉，籬畔疏涵漱影顰。  
偶點波心花瓣瓣，寒香啜喋沁游鱗。

又念迎春的詩，道：

珍禽

梨雲落莫夢如何？啄宿飛鳴性自舒。  
香惹綠毛頻采采，隱隨皓翅共與與。  
可人最是尋芳蝶，幽徑偏來踏雪驢。  
寄語江南何遜道，護花鳥已惜花疏。

夕陽

未信詩成雪又稠，晚晴春色更清幽。  
斜陽酒肆人初倦，薄暝山家屐尚留。  
儼賜胭脂憑一抹，何來瘴霧足千愁。  
寒鴉不住林間噪，好趁曛黃把盞酬。

又念岫煙的詩，道：

小橋

是否仙源白玉溪，尋來略□臥平堤。  
逶迤水曲通林薄，繡枕香迎過竹西。  
驢背寒吟苔徑窄，鴨頭春漲石樑低。  
花光人跡涵清淺，佇聽嚶嚶隔岸啼。

綠苔

葉未生枝綠未成，春苔繡綺碧鋪平。  
龍眠借得三分古，蟾度相於五夜明。  
欲費平章隨意坐，不長掃淨益香清。  
氍毹閣外花陰敞，休遣青蒼屐齒迎。

寶玉見眾人都完，便趕忙寫道：「多謝你們留了兩個給我，也趕上了。」一時寫就。眾人來念寶玉的詩，道：晚霞

蹇驢向晚步山家，遙指紅綃一縷斜。  
樹老遠分夭矯勢，夜寒預借綺羅遮。  
蕭蕭飛鷺孤山嶺，隱隱歸帆綠水涯。  
按罷落梅花一曲，更誰琴裡聽殘霞。

美人淡妝簪戴

誰緣夢裡恨花嬌，想像羅浮淡淡描。  
數點香欺紅兩頰，一枝春壓翠雙翹。  
人來月下明華（年念），韻繞林間影步搖。  
不羨辟寒金飾貴，花生雲髻燦裙腰。

眾人看畢，湘雲道：「這一社是怡紅公子得手了。」寶玉也去看了各人的詩，道：「你們都比我強，是不用說的了。我就服香菱姑娘的詩，怎麼長進的這樣快，公然是一位老手。在這詩社裡，可以韻頑群生。」湘雲道：「二哥哥你不知，他是拜在瀟湘妃子門下，早有『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的佳句，沒有瞧見嗎？」黛玉道：「他是青出於藍的了。正經咱們的詩該去請教一個社外人評一評。」湘雲道：「社外人，現有一位詩翁，可去請教他。」眾人問是誰？不知湘雲指出那一個來，且看下回分解。

